

理查德·威尔伯：二十世纪下半叶 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Richard Wilbur: Greatest American Poet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美]谢大卫著 朱翠凤译

David Lyle JEFFREY

作者简介

谢大卫，美国贝勒大学文学与人文学杰出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David Lyle JEFFRE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ities, Baylor
University

Email: David_Jeffrey@baylor.edu

Abstract

Richard Wilbur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finest craftsman among American poets writing since mid-twentieth century. What sets him further apart is his unusually positive and affirmative attitude toward life, graciousness and unselfishness without a trace of the bitterness, cynicism or the nihilism such as has characterized the work of many other American poets who were his contemporaries. He is strikingly a-political, refusing to engage in the partisan quarrels which,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especially, have grown in intensity and so fractured the literary community in America. As a Christian poet in the tradition of George Herbert and Gerard Manley Hopkins, Wilbur celebrates creation and encourages spiritual re-creation in his poe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se unique features of Wilbur's poems by reading some of his works closely, starting from Wilbur's latest volume *Anterooms* and tracing back to his other volume in 2004.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ichard Wilbur has been a prophet and more than a prophet. As a senior poet, his voice represents the America's younger self, a self still open to the beauty of a world renewed and ever-new.

Keywords: Richard Wilbur, Bible, gratitude, peacefulness

理查德·威尔伯 (Richard Wilbur) 如今已奔至九十高龄, 他曾在1957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并于1987年被誉为“美国桂冠诗人”。大卫·奥尔 (David Orr) 最近在《纽约时报》的星期天书评专栏中将威尔伯称之为“美国诗歌界中的元老”^①, 很难想象还有谁适合这个称号。

威尔伯出生于1921年3月1日, 这一天也是圣大卫日 (St. David's Day)。他在硕果累累的一生中, 看到了美国辉煌的上升期、繁荣期及不景气时代, 或许他也将看到美帝国政权的衰落。然而, 尽管威尔伯本人有着“美国桂冠诗人”的称号, 他完全不是个宫廷诗人。虽然二战期间, 他曾因被怀疑不忠诚而被情报部门开除, 但除了年轻时有些左派的观点, 总体而言, 他实在很难被归类为御用文人。但不可否认的是, 除了同样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老朋友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没有人能像威尔伯一样, 可以在诗歌中如此完美地诠释自由及无政治偏见的美国之音——或许这也是美国文学能在现代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作为第十一代新英格兰人, 威尔伯尽管出身贫寒, 但也曾频繁地出入哈佛知识分子的生活圈。据说, 威尔伯夫人的父亲曾是弗罗斯特早期诗歌的出版商, 威尔伯因此熟读弗罗斯特的诗歌。这些都有助于年轻的威尔伯与年老的弗罗斯特建立忘年之交。

威尔伯最新的诗集《登堂入室》(Anterooms)^②, 主要反映了他进入老而弥坚的迟暮之年后, 对智慧与高寿的认识。这也是同题诗《登堂入室》和诗集中其他几首诗歌的主题。在这本诗集中, 我们看不到任何

* 理查德·威尔伯2017年10月15日去世,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Richard Wilbur passed away on October 15, 2017. We publish this paper in memory of this great poet.]

^① David Orr, “The Formalis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 7th, 2011. See www.nytimes.com/2011/01/09/books/review/Orr-t.html.

^②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11).

尖锐刺耳的利己主义、愤世嫉俗、冷嘲热讽和牢骚怨恨，甚至没有一丝暗示性的自怜。但如果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常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冷嘲热讽或者牢骚埋怨。同样是意识到终归黄泉的不可避免性，威尔伯诗中体现出来的优雅智慧让他从许多作家中脱颖而出。在《登堂入室》一诗中，威尔伯主要营造的意象可以称之为一种原型意象——冬日的花园里，随风飘散的雪花吟唱着生命的晚景，但曙光乍现，阳光有如春日的暖阳照在石头上，也照着轻舞飞扬的雪花。威尔伯将这个意象铺展成一个舞台，在其中演奏着他对死亡随着时间轮回流转的沉思，对时间与永恒的沉思。在生与死之间，有一条无法在尘世中寻见的界限，这界限只能出现在梦中。他说，这界限有如空中尘埃的投影。

在我们的眼前
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
相遇，没有一丝惊讶。

Where, before our eyes / All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
Meet without surprise. ^①

始终贯穿这本诗集的语调，是一种被威尔伯称为“清算”的语调，这种清算更多的是对良心的审问，而不是回顾。威尔伯曾想收回年轻时写过的那些并不让他满意的诗句，但看到此意图无法实现后，他转而安静地接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美中不足。一生读诗一生写诗的威尔伯，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模仿乔叟或者奥古斯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使用一种更加平缓的挽歌式辩解文书写方式。在《传道书》11:1（“Ecclesiastes 11:1”）一诗中，他描述了命运对他的特殊呼召：在生命的尽头，我们应当“将我们的粮食/撒在水面上”（to cast “our bread / Upon the waters…”）。^② 画面再次转移到冬天，传道者的水

^①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13.

^②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23.

面上雪花纷飞，他把他的面包屑扔进几乎已经被遗忘的花园中，并且许下了一个不再野心勃勃但意味深长的愿望：

鸟儿也将聚集，然后
另一个春天即将到来。

That birds will gather, and that /One more spring will
come.^①

因为威尔伯温柔的性格和确定无疑的基督徒品性，这部最新的诗集体现了一首赞美诗中应有的对生命的感恩态度。不仅为生命中的喜乐感恩，也为着生命中的悲伤感恩。2007年，威尔伯心爱的妻子夏洛特·海耶斯·瓦德（Mary Charlotte Hayes Ward）去世，尽管她的离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从他写给亡妻的精致而优美的爱情诗《查丽》（“Charlee”）中，我们看不到乌云笼罩的绝望，只看到坐听花开花落的适意。妻子已逝，但对来生的共同盼望让他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之情。正是这感激之情使得威尔伯完全禁止自己在诗歌中表现任何病态的情绪。在威尔伯有些古怪的诗《尺蠖》（“A Measuring Worm”）中，他描写一只尺蠖正努力地爬在窗户的玻璃上，而虫子的每一次收拢都让他想起了希腊字母Ω（omega）——“最后的事情，生命的末了”。这就是威尔伯，他能以如此奇妙的方式书写生命的终结。面对死亡，他并不害怕，因他积蓄了一生的力量已成为他最坚固的堡垒。他知道，在这个窗户之外，有一条通向蜕变的光。这也是尺蠖所表示的幽默象征：“很快地，他将长出翅膀。”^②

保罗曾经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诗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赛52：16，

^①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23.

^②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5.

64:4)，威尔伯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对圣保罗的一个回应。尽管这诗句因为简单因而看起来有些让人迷惑，但诗人在诗的最后作了精心总结，细心的读者会记住这值得铭记的诗句：

而我也不知道

朝着不曾梦见过的天空

一步一步，我往上爬。

And I too don't know / Toward what undreamt
condition / Inch by inch I go.^①

尽管长寿之花有佳美之实也有恶臭之果，但当一个人不依靠什么倒转术或者其他让人绝望的永生术，也过得很好的时候，大多数基督徒都不认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件坏事。艾略特（T. S. Eliot）、奥登（Wystan Hugh Auden）、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等基督徒诗人都曾在诗作中表达过这种思想，威尔伯也不例外。但除此以外，他还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寿命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几乎从一开始，就天衣无缝地连接起了他所有的诗歌。他的诗句中体现出来的神闲气定再次让我们确信理查德·威尔伯是一个智者兼诗人。

在威尔伯的作品中，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体现在他作为一个诗人所需要的艺术技巧上，还体现在他坚定地持守着一种独特的创作态度上。那就是他总是以观察者的角度，深情地观察宇宙万物，观察自然，观察人类。我们可以从以下两首诗略窥这种一致性。其中一首出自于1956年出版的诗集《尘世之物》（*Things of This World*）——《一个事件》（“An Event”），这是他早期的优秀作品之一。这是一首兼具熟练的抒情技巧和神学的明晰性的诗歌。另一首则是2000年诗集《蜉蝣》（*Mayflies*）的同题诗。两首诗的主题

^① Richard Wilbur, *Anterooms*, 5.

极为相似，旨在抒写万物生命结构和设计中无法言喻的奥秘，就像群鸟飞翔高空时令人惊奇的流动艺术：

好像扔出去的谷物又跳回掌中
铺天盖地的黑色小鸟，急切地
飞向遥远的南方，受召集合，
忽而聚集空中，忽而四散天边
头朝前飞且毫无异议
从苍白的林间飞出，栖息在田野。

As if a cast of grain leapt back to the hand / A landscapeful
of small black birds, intent / On the far south, convene at some
command / At o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air, at once are gone /
With headlong and unanimous consent / From the pale trees
and fields they settled on.^①

在《蜉蝣》中，当他观察到“一团飞蝇的薄雾/在它们亿万次的飘升中”，这个奥秘并没有因此减少，反而被更新了。“我目睹的不是一窝飞虫”，他写道，因为它们飞翔的图案，就好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伟大的圆形舞蹈”，引导着他决意要让自己的诗歌与永恒宇宙中的律动相联系，就好像“一个人的任务就是充满喜乐地去看/呼召者的法令是何等地公平！”^② 这看不见的呼召者和微小的舞者共同合作，创造了一种优美的、动人的艺术。在这艺术中，如果我们以平常的角度去观察和反思，只能大叹惊奇。

威尔伯在这里不是讨论智能设计的精妙之处，而仅仅是以一种诗篇作者或者箴言和传道书作者的语气，惊讶于美丽事物的错综复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04), 347.

^②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6.

杂性。就像托尔金曾经提出过的，他让自己的艺术从属于再创造的范畴。如何回应“诸天述说”和苍穹传扬的荣耀，是人类艺术家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个问题让诗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局限，但这种局限性并不会减少诗中的喜悦。相反，对语言局限的认知，反而促使诗人们在诗歌中表现出对大自然和得以创作的感激之情。当这种满溢着感激的情怀，用点石成金或发人深省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能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泪湿满眶：

我满怀对自己和鸟儿的欢喜之情，
写下它们并让它们停留在字里行间。
成也言语败也言语，
徒劳的企图转眼消散，
在某个飞逝的瞬间你可看见，
世界被相互矛盾的目标所塑造。

Delighted with myself and with the birds, / I set them
down and give them leave to be. / It is by words and the defeat
of words, / Down sudden vistas of the vain attempt, / That for a
flying moment one may see / By what cross-purposes the world is
dreamt. ①

一个敏感的读者不会看不到威尔伯的奇妙求知和想象，当这求知和想象被精心制作成艺术时，无论从哪个阶段而言，威尔伯漫长而多产的诗歌创作，都可以说是一种敬拜，一组表达感恩的赞美诗。

宣称自己有一天也要成为诗人的德纳·吉欧亚（Dana Gioia）说：“威尔伯是美国在世的最杰出的基督教诗人。”② 和美国传统的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47.

② Dana Gioia, *Richard Wilbur: A Critical Survey of His Career*, <http://danagioia.com/essays/reviews-and-authors-notes/richard-wilbur-a-critical-survey-of-his-career/>.

大多数诗人一样，威尔伯也擅长简洁的宏观叙事。在人人都自以为找到了自我的后基督教时代，威尔伯的这种风格似乎让他变成了边缘化的诗人。但我们若细心考究，就会发现在他的诗歌中，含有许多的反文化元素。吉欧亚曾经把威尔伯的诗歌成就描述成为“讽刺成就”，也就是说威尔伯“擅长的艺术形式，大多是被当代批评界低估了的文学形式——格律诗，诗歌翻译，打油诗，歌曲歌词，和或许是那些不时髦但却拥有突出贡献的宗教诗歌”^①。事实上，威尔伯诗歌中有一首被收录在1982年出版的美国圣公会赞美诗（*Hymnal 1982*）中。^②就像《圣经》在威尔伯其他的诗歌中起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作用一样，这首诗歌反映了默想圣经带来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将远远超过引喻或者其他自命不凡的参考书籍所能给的。比如说，这首题为《圣诞赞美诗》（“A Christmas Hymn”）的诗，引自英王钦定版《路加福音》中的一段。诗中描述了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些法利赛人站在耶路撒冷城门口附近，要求耶稣制止喧闹的门徒。^③威尔伯在这里一语双关。将我们当下的时代和耶稣的时代进行相比，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法利赛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分析，认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具有政治性的象征意义，但在《路加福音》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叙事与此相关。今天，我们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一天称为棕树节的第一日。耶稣的门徒在路上铺满了他们的外套和棕榈叶子，在耶稣面前欢呼，并用《诗篇》第118篇的话大声赞美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从《路加福音》可以看出，耶稣荣入圣城并不是一种世俗性的政治占领或者统治，而是对大能者的承认。很明显，门徒们的欢呼喝彩与《路加福音》第二章中天使们对牧羊人唱的赞歌性质相同。这也给耶稣的回答增添了一

^① Dana Gioia, “Richard Wilbur: A Critical Survey of His Career,” <http://danagioia.com/essays/reviews-and-authors-notes/richard-wilbur-a-critical-survey-of-his-career/>.

^②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 *The Hymnal 1982* (Church Publishing Inc., 1982), 104.

^③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00.

种强大的、让人颤抖的力量，他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路19：38-40）威尔伯在诗歌中运用的并列句式形成了一种美丽的沉思，默想着神圣诗人的救赎艺术及其神妙莫测的奇光异彩。通过一盏稳定地燃烧在一个谦卑的巴勒斯坦人心中的灯，我们看见了万王之王的降生。在简陋的马槽、破烂的摇篮中，我们唱起了赞歌，圣枝主日的“和散那”宣告“天国近了”。此时，受难日耶稣钉十字架带来的痛苦和伯利恒的马槽里婴孩降生时的喜乐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一刻更具有永恒的意义：

但如今，在世界的末了，
卑微的将被高举，
群星都将扬声歌唱，
每一块石头都将欢呼。
每一块石头都将欢呼，
称颂这个婴孩
藉着他降卑来到我们中间
世界得到和解。

But now, as at the ending, / The low is lifted high; / The
stars shall bend their voices, / And every stone shall cry. / And
every stone shall cry / In praises of the child / By whose descent
among us / The worlds are reconciled. ^①

这首赞美诗对基督降生的阐释，和历史上的释经书籍一样，明确有力地突出了《路加福音》的主要关注点，即堕落的人类与神圣的创造主之间的重新联合。和福音书一样，这首诗不仅突出了真理与爱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我们的政治耳聋眼瞎的特征。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301.

威尔伯并不是一个幼稚的宗教信仰者。他敏锐地观察到圣经中具有大量反讽口吻的叙事，并将这种反讽口吻清晰地运用在诗歌创作中。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中记述加大拉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但实际上是为了向耶稣表示他们的不满，因为耶稣虽然治好了被鬼附的人，却使他们失去了一大群猪。圣经中没有写加大拉人的不满，威尔伯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Matthew VIII”）中以加大拉人的语气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正是通过加大拉人这种看似有情可原的埋怨，威尔伯讽刺了加大拉人对物质财富的迷恋。除此以外，《夏娃》（“Eve”）、《彼得》（“Peter”）、《在水面上行走的人》（“The Water Walker”，关于圣保罗）^①等诗歌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尔伯对这种反讽手法的偏爱。即使是在宗教肖像画中描写使徒们的形象，威尔伯也不会试图用一些比喻性的句子去粉饰、修正使徒们曾经犯下的错误。如他笔下的扫罗，在变成保罗之前，并“不是光的伙伴”^②。再比如，在《彼得》一诗中，他略显冷漠地、毫无隐瞒地记录了彼得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使徒彼得在诗中向读者为曾经的过犯表示深深的忏悔：在客西马尼园，他粗心大意地睡着了；在大祭司的仆人面前，他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暴躁脾气，用刀砍掉了士兵的耳朵；还有他三次不认主带来的持久羞耻感。

通过对人类充满缺陷的肉身的描写及对缺陷的蔑视，威尔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上帝的奇异恩典，比如关于圣比德的《日晷》（“Gnomons”）一诗，或《约翰·克里索斯顿》（“John Chrysostom”）。^③当我们试图从威尔伯的诗中推断出一种神学思想时，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中弥漫着《诗篇》十九篇的精神，其中有对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230, 269, 147 & 410-1.

^② *Ibid.*, 412.

^③ 参考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81& 311. 圣比德（Venerable Bede, 672-735），著有《英吉利人民教会史》，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约翰·克里索斯顿（John Chrysostom, 349-407），因其雄辩演讲和讲道，也称为“金口约翰”。——译者注

自然万物的深深喜悦，也有对诗歌语言的局限性的无奈，因而只有通过暗示才能将比诗歌语言自身更高一层的意思表达出来。这样的推论和文学批评研究有些远，但从理解威尔伯的作品来讲，却是引导我们正确理解其诗歌作品的方式之一。尽管威尔伯强调暗示的表达作用，但这并没有让威尔伯的诗歌抽象难懂或虚无缥缈。1995年，在与另一个诗人朋友保罗·马里亚尼（Paul Mariani）一起接受《影像》（*Image*）杂志采访时，威尔伯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自嘲说，作为一个诗人，他更多认同的是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而不是艾略特，因为他属于“那种将赞美当做最重要事情的基督徒动物”^①。在弥撒礼上，即使宣读的是他在神学上认同的尼西亚信经，他还是更喜欢“高举你的心”呼声之后的简单回应时刻。

他是在称赞颂扬以后才在诗歌中引用《圣经》的话语。这是一种回应式的引用，而不是说教式的引用。这种引用含蓄不铺张，并赋予经文新的生命力。威尔伯清楚地意识到，在解释和阐述经文时，一个审慎的诗人尤其需要自我约束力和高超的翻译技巧（比如诗篇19：14）。否则，就容易陷入胡说八道的境地。威尔伯认为，所谓诗人的创作，仅仅是表面的。我们可以从《谎言》（“Lying”）一诗中的三句看出这种观点：

在严格的意义上，当然
我们没有发明任何事物，而仅仅是个见证者
见证那每日清晨带来曙光者。

In the strict sense, of course, / We invent nothing, merely
bearing witness / To what each morning brings again to light.^②

^① Paul Mariani, “A 1995 Interview with Richard Wilbur from *Image: A Journal of the Arts and Religion*,” http://www.english.illinois.edu/maps/poets/s_z/wilbur/imageinterview.htm.

^②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83.

他的小诗《证据》（“The Proof”）通过四个对句，同样委婉地表达了诗人作为上帝创造的一首诗，对上帝恒久忍耐的爱充满了感激。

我是否应该为上帝创造我而爱祂？
我不过是上主的话语，这些字句会爱我吗？
然而，若我使祂的作品变成杂音与结巴，
一个自由的主语便解散了祂所有的语法，
我爱祂，因祂从不曾在震怒中
一劳永逸地在纸上把我隔开，
而是，想到或许我也能让祂愉悦，
祂划掉“删除”，耐心地写下“保留”。

Shall I love God for causing me to be? / I was mere
utterance; shall these words love me? / Yet when I caused his
work to jar and stammer, / And one free subject loosened all
his grammar, / I love him that he did not in a rage / Once
and forever rule me off the page, / But, thinking I might
come to please him yet, / Crossed out delete and wrote his
patient stet. ^①

一个诗人，如果不是如此无愧地接受《圣经》及其传统的恩惠，就不可能如此成熟和心满意足，也不可能一气呵成，富有特征而又诗意地写下虽稍显古怪但谦虚，且充满了感恩之情的诗句。除此以外，威尔伯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诗，比如说他写给妻子查丽的美丽爱情诗^②，写给孩子们的充满爱意的儿童诗，写给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打油诗，还有游戏性的谜语诗。这些诗让我们忍俊不禁，并让我们在笑声中再次学会去爱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228.

^② *Ibid.*, 30.

那些本应不被忘却的事物。

不仅如此，威尔伯还是一名卓越的诗歌翻译家^①，他曾经翻译过许多法国诗人和俄国诗人的作品。或许，翻译工作是他日常开支的主要来源。在翻译上，他拥有着惊人的天赋与耐心。他能够读懂他人的声音，诚心地热爱其他诗人的诗歌，并能毫无偏差地把每种语言中诗的独特节奏感翻译出来。就好像一个先知准确地用人类的语言传达神的话语，我们在阅读威尔伯翻译的作品时，也仿佛在聆听一位抒情先知的话语。

以先知的方式翻译各种语言的诗歌，并达到听觉上的极度协调，对威尔伯来说，已经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是在神圣的经文还是世俗的诗歌翻译中，他都力图做到这一点。他与他在《给一个先知的忠告》^②（“Advice to a Prophet”）中所讽刺的那些巡回表演或电视上的“先知”完全不同。事实上，他一直都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做只会使译者闯入读者的视线之中。况且，“先知在本乡本族从不受欢迎”。威尔伯告诉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是为了我们能够使用和欣赏而创造的。通过我们的再度体验，我们或许也会满怀感激，就像他也为这一切宁静的艺术献上感激之情一样。

或许可以说，理查德·威尔伯的所有诗歌，从某种特殊意义来说，都是爱情诗。对可看得见的此世之爱让他妙笔连珠，对不可见的彼岸之爱让他妙笔生花。他笔下的语言是如此地真实自然且不矫揉造作，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如此美丽，我们就很有可能把他当作一位再熟悉不过的亲密朋友，就好像某一个黄昏的傍晚时分，夕阳照落在花园的走廊上，他静静地站在我们中间，柔声地诉说着生命的美丽。

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给欺骗了。理查德·威尔伯并不是那可有无的寻常朋友。一个杰出诗人的伟大把戏往往会利用我们先入为主

^① 威尔伯曾以诗歌形式成功地翻译了17世纪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多种喜剧，并于1963年获博林根翻译奖。——译者注

^②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258-259.

的观念把我们引向一个错得离谱的方向。通过精心挑选的词语，这把戏让我们注目于环绕身边的世俗之物的耀眼光环，致使我们去爱那些瞬间转变并终成腐朽的美丽事物。威尔伯早期诗歌《美丽的变化》（“The Beautiful Changes”）中的最后一节预言了其诗歌作品中这种持久不变的特征。他敏锐的洞察天赋、组合词语的卓越才华，以及他的慷慨宽容和具有说服力的温柔姿态，就好像伊甸园中的一束美丽玫瑰，为我们新鲜呈上。让我们在接受他诗集中的诗句作为礼物的同时，对他举杯说他在多年以前曾对他人说过的话：

你手捧玫瑰的方式总是在诉说
它们不只是你的；那些美丽的变化
以如此亲切的方式，
一直在期盼着
事物与事物本身可以分割，以便能再次发现，
失去是为了所有它触碰之物可在一瞬重新回归奇迹。

Your hands hold roses always in a way that says / They
are not only yours; the beautiful changes / In such kind
ways, / Wishing ever to sunder / Things and things' selves
for a second finding, to lose / For a moment all that it
touches back to wonder. ^①

理查德·威尔伯教会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想象殿堂的大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其他的诗人所不能比拟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是一个先知，但又不仅是一个先知。对于那些用眼看用耳听的人而言，他已经是，也将永远是一位传递安慰话语的使者。尽管威尔伯被誉为“美国

^① Richard Wilbur,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462.

诗歌界中的元老”，但他的声音依然有如美国的年轻一代，依然对这个万象更新的世界敞开胸怀，并心怀感激献上赞美。

译者简介

朱翠凤，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ZHU Cuifeng, Associate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Email: juliecuifeng@163.com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 *The Hymnal 1982*. Church Publishing Inc., 1982.

Mariani, Paul. "A 1995 Interview with Richard Wilbur from Image: A Journal of the Arts and Religion." See http://www.english.illinois.edu/maps/poets/s_z/wilbur/imageinterview.htm.

Orr, David. "The Formalist."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 7th, 2011. See www.nytimes.com/2011/01/09/books/review/Orr-t.html.

Wilbur, Richard. *Collected Poems 1943-2004*.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04.

_____. *Anterooms*. New York: Houghton-Mifflin Harcourt, 2011.